

高瑞雪 编

文 民 炎
库 间 黄



一
群
包
公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炎黄民间文库编委会

顾 问：李若冰 叶增宽 郑竹青
主 编：王世雄 宋建元
副主编：吉 春 焦 侠
编 委：高少峰 马少亭 周 竞 雷 达
赵剑文 甄 亮 宁 锐 吉 春
杨景震 梁澄清 王克文 李翠荣
肖建国 刘笑海 王世雄 宋建元

※文库编选中，由于搜集整理者众多，部分同志因地址不详，无法联系，望见书后告知详细地址，以便邮送稿酬。

信寄：内蒙古通辽市明仁大街73号市图书馆 郑竹青 邮编 028000

目 录



- 1\ 包公访斧
5\ 包公断铜钱
8\ 包拯巧断杀夫夺子案
15\ 桑椹桑
17\ “谷芽”疑案
19\ 包公献头
21\ 包公送礼
24\ 短棍断案
26\ 周公判牛
28\ 郑桓公破案
30\ 邱生造律
34\ 刘秀斩侄儿
43\ 关公斩子
49\ 敬德率兵除恶僧
52\ 康熙王微服私访
57\ 康熙帝审科场舞弊案
63\ 乾隆怒斩盐运使
71\ 县老爷审山神
74\ 牛长翅膀马长角

- 77\ 白马告状
- 80\ 殷知府审槐树
- 83\ 没脸见人的洛南城隍
- 91\ 白居易改衙换庭
- 94\ 白居易巧断疑案
- 97\ 白居易吊民伐罪
- 101\ 寇准明断讹财案
- 105\ 郑板桥智破投毒杀人案
- 107\ 冯梦龙三望洋断案
- 110\ 张释之执法
- 115\ 徐世仁告御状

包公访斧

定阳县西三十里，有个大藕塘，这年冬天，东藕村的人们来塘里出藕，发现塘底有一具尸体，急忙到定阳县衙报官。

定阳县令包公闻报，带领王朝、马汉来到藕塘。但见尸体腐烂，已无法辨认。死者头部，被斧砍破，脑壳上，还带着一把斧头。包公说：“取下来看看。”王朝取下斧头，递给包公。包公一看，是把崭新的工艺斧头，上边打有印记，印有“天昌赵一达”字样。

包公看罢，沉吟一下，对人们说：“尸体腐烂，想必不是近斯所杀。本县不再追究。”说罢叫人们把尸体就地掩埋，带了斧头，打道回衙。

包公说不再追究是假，麻痹凶手、以利追查案情是真。他想：此案只能从这把斧头上作文章了。斧头上印有“天昌赵一达”字样，是说制作斧头的铁匠是天昌县人，名叫赵一达；斧头是新的，说明刚买来不久。包公就命王朝到天昌县赵一达那里，买回一把工艺斧。和藕塘那把一对照，样式、大小一模一样。于是决定把赵一达叫来寻问。但天昌、定阳不是一个县，不能传讯，包公就对王朝如此交代一番。

王朝来到天昌见到赵一达，说：“铁匠师傅，俺们包太爷，想在定阳盖一所黄庙，需要很多斧头。太爷听说，远近就你

的手艺高。想请你去商谈商谈，定做些木匠家具。”铁匠说：“需要什么样式的，在这儿做不可以吗？”不行，太爷怕误事，一定要你去。”铁匠师傅想，到哪里都是为了挣钱，就随王朝来了。

包公听说铁匠来到，立刻进县衙，遂把盖庙做斧之事，诉说一遍，并夸赞道：“前日我派人到师傅那里，买了一把斧头，用后果然不差。”说着拿出那把斧头，又说：“我这儿原先还有一把斧头，样子和这把一模一样，不知是不是师傅所做。说罢拿出藕塘那把斧头，交给铁匠观看。铁匠看后说：不错，是我做的。”

包公点了点头，问：“象这种斧头，每年能做多少？能卖多少？铁匠答：“这种斧子不多呀。我总共做两种斧头，一种是行斧，就是一般人家劈柴砍东西用的，卖的很多；另一种是工艺斧，就是这种木匠用的，卖的很少。因为不是木匠，不来买，况且这种斧价钱很贵我管包来回。”

包公又问：“象这种工艺匠，平常你一年能做几把？”铁匠说：“或多或少。多不过五十把，少不过三十把。”“今年你做的工艺斧，都卖给谁啦，你记得不记得？”铁匠稍微想了一下说：“大略能记得。铁匠、木匠，常打交道。附近凡是买我斧头的木匠，我都记得。”“太好了。我们正需要三五十个做活的木匠。你快说说，他们是谁？”铁匠想着寻来了木匠，他就可以多做斧头多赚钱，于是就把谁谁买过他的工艺斧，一个一个数了一遍。

包公又问：“他们都住在哪里呀，活路是好，还是坏？”铁匠说：“哟！太爷问得好详细。”包公说道：“因为我们要开工做活呀！知道，好去请他们。”铁匠信以为真，就一个一个仔

细作了介绍。王朝一一作了记录。包公问清以后，便说：“好吧，师傅你先回去。等我邀齐了木匠，用着你时，再请你来。”铁匠就走了。

铁匠走后，包公就派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等人，按照铁匠说的，一个一个访木匠，访斧头。张三木匠，从前在哪儿干活？现在在哪儿干活？买赵铁匠的工艺斧没有？拿出来看看。李四、王五、赵六，依次类推，一边访了好几十个木匠。这些木匠，不但真的买了赵铁匠的工艺匠，而且现在还正用着，王朝他们，还亲眼过了目呢？

最后问到西藕村一个小木匠。王朝说：“听说你买过天昌赵一达一把工艺匠？”小木匠回答：“你问这干啥？”王朝说：“咳，赵一达盗用了官府铁料，事犯了，他交待说，你买了一把工艺斧，我们逐个问清，核对数量，要拿他治罪，这事与你无妨。”小木匠眨巴一下眼睛说：“我是买了一把。”现在在哪里？叫我们看看。”小木匠迟疑一下说：“丢了。”“怎么丢的？不见斧头，我们难以复命。”小木匠又说：“我师傅拿去了。”你师傅现在何处？”“不知道。”

王朝到村上一打听，才知小木匠是门里徒弟，住在师傅家，跟着他师傅做活。老木匠半年前，去东北大庙做活，至今未归。人，是不是老木匠所杀？包公十分怀疑，就叫王朝他们去百余里外大庙工地查问。一问说这人原本答应来，可压根儿就没见他个面！这时包公又想：死者是不是这个老木匠，就传小木匠到县衙来。

包公问：“小木匠，你在你师傅家住，焉能不知他的去向？”小木匠答说：“去东北大庙工地了。”“啥时去的？”“麦罢。”“现在已快农历年节，为何杳无音信？”小木匠眨巴眨巴眼说：

“那我不知道。”公包这时拿出那斧头，问：“这个斧头，是你的不是？”小木匠一见斧头，刹时转颜失色，支吾半天，才说：“那……这个斧头……不是我的。”包公说道：“此斧是你在天昌赵一达那里所买，怎么，还叫赵一达来对证吗？小木匠又改口道：“这个斧头，是我所买，可是买后，给我师傅了。”包公这时怒道：“小木匠！老实交待你是怎样杀死你师傅的！”小木匠强辩道：“师傅冤死，我不知道。说我所害，有何人证？”包公暗道：“不怕你嘴硬，自有制服你的办法。”

其实，包公早已查得小木匠和老木匠老婆私通之事，带下小木匠，又将木匠老婆传来讯问。包公问：“你丈夫半年杳无音信，是死是活，你却不管不问。”说着将惊堂木一拍，吼道：“老实交代你是如何结奸夫害本夫的？”木匠老婆惊叫道：“我哪里有意将他害死，这都是小木匠干的呀！……”遂交代了事情经过。

原来，小木匠和老木匠老婆私通后，起下杀人之心。麦罢，老木匠要去东北大庙干活，小木匠送他。来到藕塘边，他趁老木匠洗澡时，就用新买的工艺斧一斧将老木匠砍死。因为用力太猛，爷子砍进脑壳，拔不下来，才将尸体推入塘中，自己慌忙逃窜。

小木匠在人证物面前，无法抵赖，只得承认了害死老木匠的事实。

范牧 搜集整理

包公断铜钱

大清早，妯娌两个你抓住我的领口，我揪着你的衣襟，吵吵嚷嚷踏进县衙，同声呼喊：“冤屈！冤屈！”不多久，那妯娌二人就被衙役带上公堂。县官开口问道：“你等有何冤屈？可从实讲来。”大媳妇打着哭腔说：“回禀老爷，我俩虽然分家，可是同住一院。民妇有钱五贯，昨晚因去茅厕，钱被她偷去了。请老爷为民追赃！”大媳妇的话刚一落点，小媳妇对着县官恭恭敬敬地磕了个头，口呼青天老爷：“民妇省吃俭用攒下五贯铜钱，我嫂子竟然血口喷人，诬良为盗。望老爷与我伸雪冤枉吧！”

县官面向大媳妇看了一眼，问道：

“她偷你的钱，可曾亲眼见？”

“未曾亲眼见到。”大媳妇回答。

“可有人证”县官又问。

“虽无人证，五贯钱可为物证。”

小媳妇急忙插嘴质问大媳妇：“难道五贯铜钱只许你有，就不准我有吗？”

县官一听，心里纳闷：“唉哟，粘牙！粘牙，这无头案子叫我怎么了结呢？”他忽然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对大媳妇说：“铜钱乃系朝廷所铸，其形状、大小、薄厚一般无二；图案、

花纹、字迹也无异样。你一未亲眼看见，二无人证，仅以五贯数字为据，未免有些欠缺。假如本县手持铜钱五贯，恐怕你也会说是偷你的吧？”他接着又对小媳妇说：“古人有言在先，冤人做贼冤人死。人命关天，岂能儿戏？你还是认个倒霉算啦，免招祸事。”县官就这样了结此案，马上吩咐衙役退堂。

大媳妇对县官如此断案，说啥也不甘心。她听人说包公铁面无私，颇有才智，堂下从无冤案。于是拉扯着小媳妇去奔开封府了。

凑巧，包公正在升堂。妯娌两人来到堂前，双膝跪倒：“包老爷，冤屈！”包公问道：“可有状子？”妯娌俩回答：“民妇是口诉。”包公说：“也好。将你们的冤情从实诉来，本府当可公断。”接着，妯娌俩把自己的冤屈。分别诉说了一遍。

“你的五贯钱从何而来？”包公问大媳妇。

“是我男人捎回来的。”

“你男人作何生意？”

“是开羊肉馆的。”

包公又问小媳妇：“你的五贯钱从何而来？”

小媳妇答道：“平素锥帮纳底，零里零碎积攒的。”

“将你的五贯钱拿来，让本府看看。”

“钱在家里，老爷可差人去取。”

包公立即吩咐王朝、马汉跟随小媳妇回家取钱。

三人走后，包公喊了一声：“张龙！”只见公案左边一人跨出一步，拳头抱在前胸：“侍候相爷”。包公吩咐：“取来铁锅一口架在堂前，并给铁锅里注满清水。”

“是！”张龙应了一声走去。

包公又喊一声：“赵虎！”公案右边闪出一条汉子，“侍候相爷”。包公对他说：“命你抱一捆干柴，放在锅旁，燃薪煮水。”赵虎应了一声“是”。

水快要滚开的时候，王朝，马汉进了公堂将钱递上，包公提起钱串，离开公案来到锅边，使劲抖了几下“嘣”地一下钱串断了，铜钱噼噼叭叭溜进开水锅里。说时迟那时快，忽然锅里飘起一层腥味很大的油花。包公亲手把油舀在盘中，待凝结以后，端在小媳妇面前说：“你看这是不是羊油？”小媳妇无言回答，面如表黄。包公转回坐位，把惊堂木一怕，面对小媳妇喊道：“大胆刁妇？你的铜钱上哪里来的羊油？此钱经过卖羊肉人之手，是你嫂子的无疑，你竟敢……”这时，小媳妇叩头如捣蒜，连声求饶：“青天大老爷，小妇人知罪了！”

案子真相大白，包公将钱断给大媳妇，同时，也给了小媳妇应得的惩罚。

扈西印 搜集整理

包拯巧断亲夫夺子案

宋仁宗年间，开封府陈留县有一位柳员外，柳员外为人厚道，心地善良，家有百亩良田，吃穿不愁，日子过得倒也舒心，只是有件事令他终日郁郁寡欢。原来柳员外虽已年过半百，妻子王氏却仍未生育，眼看柳家断了后，这怎不令柳员外忧心忡忡呢。

这一年，柳员外的一位好友，给他介绍了一位青楼妇子，名叫张翠兰。张翠兰虽误入风尘，可她知书达理，又颇有姿色。柳员外见过翠兰之后，甚为满意，便为她赎身，择了个良辰吉日，用一顶二人小轿将翠兰接到家中，纳为小妾。

柳员外的正妻王氏，不但容貌欠佳，且为人刻薄，心狠手辣。她见柳员外又纳了小妾翠兰，心里十分嫉恨。无奈自己不争气，不能为柳家生一男半女，心里虽气，可又不好发作。

也算柳家不该绝后，第二年，翠兰就给柳员外生了白胖小子。柳员外五十岁喜得贵子，别提心里有多高兴啦，他给儿子取名贵儿，视之为掌上明珠，柳员外对翠兰也更加疼爱，这更使王氏醋性大发，于是暗生歹心，欲寻找机会除掉翠兰。

光阴荏苒，转眼贵儿长到五岁。这一天，是贵儿的生日，柳员外让翠兰留在家中照应，他同妻子王氏带贵儿去城外寺

庙烧香还愿。翠兰正在后房做针线活，忽闻家仆来报，说门外来了一个人要见少奶奶。翠兰出门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同胞哥哥张彬。

原来张家兄妹从小失去双亲，迫于生计，翠兰沦为烟花女子。哥哥张彬认为妹妹有辱张家门风，一气之下与翠兰断了来往，离家出走。他本想到开封府找他舅父谋求生计，谁知他舅父早已离开开封。张彬飘泊数年，举目无亲，无奈，他只好又打听妹妹翠兰的下落。听人说妹妹已从良嫁到陈留县柳员外家，他这才找上门来。

翠兰看着眼前的哥哥，不禁触痛她心里的伤疤。本想奚落他几句，可看着哥哥那憔悴的面容，褴褛的衣衫，不由心生怜悯，很想接济哥哥些银子，翠兰往腰间一摸，十分为难地说道：“并非小妹无情，小妹虽嫁到柳家，可身为小妾，不理家财。不巧柳员外今日又不在家，妹妹身无分文……”。

张彬没等妹妹把话说完，便以妹妹不念手足之情，以话搪塞自己，便拂袖而去。

这时柳员外和王氏烧香还愿已罢。柳员外因与寺内僧人商量事宜，就让王氏带着贵儿返回家中。王氏刚走到家门口，就见一个男子从门里出来。王氏先是一怔，随即上前询问，才知此人是翠兰的哥哥，便问张彬找翠兰何事。

张彬正在气头上，便将事情的愿委说给了王氏，王氏听了，心里不禁暗喜，趁机说道：“翠兰也太不讲兄妹情份了，自她过门之后，柳家的财产全由她掌握，银子她随意用，怎能说身无分文呢！我是软心肠的人，你在这里等我，我进去求求翠兰，无论如何也得接济你一下！”

王氏来到后房，见到翠兰便说道：“你哥哥在门外等你，

好赖你们是同胞兄妹，他现在有难处，你作妹妹的理该帮他一把，不能忘了手足之情呀！”

翠兰听了，委屈地说：“姐姐，非是小妹不讲手足之情，只是我除了几件衣服和几件首饰之外，哪有分文银子。衣服和首饰又是柳员外给我买的，我怎好拿去接济哥哥。”

王氏马上接着说：“妹妹不要为难，姐姐做主，你先把手上戴的镯子给了他，让他救救急，若柳员外问起此事，姐姐替你说话！”翠兰只好应了下来，王氏拿起翠兰给她的镯子，出了家门，把镯子塞给了张彬。

再说柳员外与寺内僧人议完事赶回家，刚一进门，王氏便将他拉进自己的房内，恶狠狠地说：“你以为翠兰给你生了个儿子，你就一味宠着她，她背着你还养着野汉子呢！”柳员外听了，瞪了王氏一眼，厉声说道：“不许胡说，翠兰不会做出这种事来！”

“我胡说，绿帽子都戴你头上，你还蒙在鼓里！”

“你有什么证据？”

“让据？刚才回来，正让我撞见，小贱人正与那奸夫在一起鬼混。奸夫走时，她还把她的镯子给了他，不信，你到后房一看便知！”

柳员外见王氏说得有鼻子有眼，顿时气上心来。他走到后房一看，果然看不见翠兰手腕上的镯子了，便不由分说，将翠兰痛打一顿。翠兰再三申辩，可王氏在一旁死死咬定张彬就是奸夫，翠兰这才知道此事是王氏设下的毒计，自己上了她的当。

柳员外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本来就气单力薄，加上这件事一闹腾，竟病倒在床。翠兰虽然受了委屈，但对柳员外

并无怨意，一直守在他的身旁。而王氏却对柳员外不管不问，反而整天涂脂抹粉往外跑。原来这王氏本是个作风不正派的女人，平日总爱招蜂惹蝶，她与县衙里的钱师爷通奸已久。钱师爷已早已谋划柳员外这份家产。二人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便商定了除掉柳员外和翠兰之计。

这天，王氏趁翠兰外出给柳员外取药之机，便将提前备好的毒药下在煎制好的汤药里，让柳员外服下，不一会儿，柳员外就气断身亡。王氏等翠兰回来后，便装着到柳员外床前探视，她见柳员外已死，胡意把脸一沉，揪住翠兰道：“你这个贱货，勾结奸夫害死我的丈夫，你好心狠呀！”说道，就嚎啕大哭起来。

翠兰矢口否认自己毒死亲夫，可王氏却一口咬定是翠兰下的毒：“小贱人，你休想赖掉！说，想私了？还是官了？”

翠兰哪里遇到过这种场面，一时没了主意，便问：“私了如何？官了怎说？”

王氏说道：“官了，抓你去衙门见官，判你个勾奸夫害亲夫之罪；私了，你将贵儿留下，马上离开柳家。”

翠兰听了，心想：不偷人，心不虚，丈夫不是自己害死的，同她见官又怕什么？便对王氏说道：“孩子是我亲生，丈夫不是我所害，见官就见官！”

王氏见翠兰口气挺硬，心里也没了主张。便又到衙门，找钱师爷商量此事。二人经过一番商议，决定让王氏用银子买通接生婆和四周邻居，打点完之后，便将状子递到了陈留县衙。

陈留县令姓陈，名括，是个胸无点墨、贪赃受贿的昏官。他审理案子从不理清断明，收谁家的银子，就断谁家的理。王

氏先托钱师爷给陈括送去二百两银子。陈括接了王氏的状子，马上传来翠兰升堂问案：“大胆泼妇，你如何勾结奸夫毒死柳员外，并强占王氏之子，霸占柳家财产的？从实说来，免受皮肉之苦！”

翠兰分辩道：“张彬乃是我同胞哥哥，并非奸夫！贵儿是我十月怀胎所生，并非强夺王氏的！”

这时，王氏上前道：“禀老爷，这孩子确是我的亲生之子，大老爷不信，可传接生婆来大堂对质！”

接生婆上得堂来，一口咬定贵儿是王氏生。此时，翠兰满腹冤情，有口难辩，只得请求县太爷让孩子自己指认亲娘。哪知自从孩子出世后，王氏就心存不良，平时假装喜欢孩子，终日将贵儿抱在怀里，让孩子疏远翠兰，况且，五岁的孩子又懂得什么？所以，让贵儿指认亲娘时，贵儿指着王氏叫妈妈。陈县令见状手拍惊堂木，喝道：“大胆刁妇，连孩子都不认你母，你还有何话可说？还不快将毒死亲夫，强夺他人之子的罪行从实招来！”翠兰呼天喊地，大喊冤枉，陈括令衙役严刑拷打，翠兰受不了皮肉之苦，只好屈打成招，当即画押。陈县令命差役给翠兰戴上枷锁，推入大牢，准备次日押往开封定罪。

第二天，两位公差押着翠兰上了路，三个人正在行走之时，忽见前面走着一位汉子，当走近这位汉子身边时，翠兰抬头一看，竟是她的哥哥张彬，当即叫了声“哥哥”。张彬认出重枷下的罪犯是自己的同胞妹妹时，不禁大吃一惊，忙问翠兰为何落到这种地步，翠兰哭着将他走后所发生的一切告诉给张彬。

再说张彬自离开柳家之后，变卖了妹妹的镯子，度过了

难关。后在开封府谋得一差事。因他为人诚恳，做事勤快，如今已做了五衙都头，在开封府包大人手下任职。张彬听罢妹妹哭诉，忙将两位公差让进路边一家酒店，好酒好菜款待过后，又各送两位公差十两纹银，让他们路上好生照料妹妹翠兰，自己则先转回准备为妹妹伸冤。

这一天，翠兰被押解到开封府，公差呈上案卷，包拯看了案卷，沉吟片刻，决定派都头张彬前往陈留县衙复查案情。张彬便趁机对包大人说出此案被告张翠兰是自己的同胞妹妹，并把妹妹的遭遇一一告诉了包拯，请求包大人为小妹查清冤情。

包拯听罢，随即派差役前往陈留县提唤原告王氏和五岁的贵儿。

一应人犯传来，包拯即升堂复审此案。

包拯上得堂来，命衙役将原告和被告带上，问道：“这孩子到底是谁所生？”

原告和被告两个女人齐声说是自己所生，包拯听了，手拍惊堂木，喝道：“岂有此理，怎么会两个女人共生一个孩子？”说罢，唤过公差，如此这般耳语了一阵，公差听了，点点头走开。

王氏和翠兰不知包大人是何用意。少时，只见这位公差提着一桶石灰走进大堂，然后抓了一把石灰粉在大堂中央撒了一个圆圈。这时，包拯说道：“现在我把孩子放进圈内，你们二人各站圈外一边，谁能把孩子从圈内拽出，谁便是孩子的亲娘。”

王氏和翠兰听了，各站在白粉圈的一边。王氏拉着贵儿的左手，翠兰牵着贵儿的右手，听到包拯一声喊：“拽”王氏